

烟火深处 有人记得



城市的清晨,是从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开始的。是油锅滋响的街角,是热气腾腾的碗边,是那句“少辣多醋”的老规矩被默默记住。他们没有光鲜的头衔,也不在聚光灯下,只是日复一日地站在巷口、摊前、灯下,用一碗面、一块鸡排、一句问候,织就了我们最熟悉的日常。他们不是网红,却让一座城为之动容;他们不谈心怀,却把真诚揉进了每一寸光阴。

一碗线粉 半城烟火

■ 荣怡婷

平湖小吃界有句俗语:“不吃毛狗线粉,不算平湖人。”

作为在这片水乡长大的女儿,这句话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味觉记忆里。每当有远方友人问起平湖的特色美食,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,便是那碗热气腾腾的“毛狗线粉”。

记忆里总是镀着一层温柔的晨光。上学的清晨,爸爸牵着年幼的我,穿过小巷,走向那个熟悉的摊位。“老陈,两碗毛狗线粉,一笼烧卖。”“好嘞!”很快,两碗冒着热气的线粉便被端了上来。粗粗的线粉在浓白的高汤中舒展,金黄的鸡丝、翠绿的葱花点缀其间,淋上一勺玫瑰米醋,再加一点辣酱,吸溜一口,那味道瞬间在口腔中绽放——酸中带辣,辣中透鲜,滑入喉咙的刹那,整个人都暖和起来。

那时的我总嫌店内闷热,偏爱拉着爸爸坐在街边。一张简陋的塑料桌,两把摇晃的塑料凳,便是我们临时的早餐角。我撑着脑袋,认真地看着老板——大家都叫他老陈,在蒸腾的热气中忙碌。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握着长筷,在汤锅中轻轻一搅、一提,线粉便听话地滑

入碗中。舀汤时手腕轻抖,浓白的高汤精准地倒入碗中,再撒上配料,整个过程不过几十秒。

那时的小吃摊,是平湖晨光里最生动的舞台,也是我隐藏在记忆深处的“平湖味道”。蹬三轮的大爷停下车,挎着菜篮的大妈驻足等候,赶着上班的工薪族不时看表,还有不少像我一样急着上学的孩童……大家不约而同来到摊位,等待着老陈的“投喂”。

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,豆浆冒着热气,自行车铃叮当作响,食客交谈声此起彼伏……所有的声音,混杂着葱花和醋的香味,织成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烟火图景。而老陈便是这幅图景的主理人,他记得常客的口味——“王大妈不要葱”“张大爷多加醋”……那份熟稔令人心安。

后来我离开平湖求学,走过很多地方,吃过很多当地特色线粉,但再也没有找到记忆中的美味。再后来,我回到了平湖工作,依旧努力寻找“小时候的味道”。大街小巷都是早餐店,各种毛狗线粉琳琅满目,但总感觉少了点滋味。线

粉不够Q弹,汤汁少了点鲜味,鸡丝味道太腥……每每品尝,总会找出点“瑕疵”。

直到有一天,我在城南的一家早餐店,看到一位年轻老板正用手机记录着毛狗线粉的制作过程,说是新开了抖音号要引流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那些记忆中的城市烟火主理人,诸如老陈——我不知道他的名字,不清楚他的来历,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手上有着岁月的厚度,眼中映照着食客的满足,用最质朴的坚持,守护着一方风味。

尽管现在老陈的小吃摊早已不复存在,但那一抹鲜美久久留在我的心底。透过这份“舌尖上的记忆”,我不仅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,更重温了父亲的陪伴、邻里的温情,还有那些平凡却珍贵的清晨时光。

如今,新一代的烟火主理人正在这座城市里成长,毛狗线粉的热气也依旧在平湖的早晨袅袅升起,只是捧碗的人,多了故事,少了从前。而那份深植于血脉的平湖味道,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——人间至味,往往藏在那最朴素的烟火之中。

阿蔡叔叔

■ 康健

朋友向我推荐了好几次这家咖啡店,我挑了一个空闲的下午,去那里坐了坐。

咖啡店在一个村落的老房子里,我阔步走到门前,便看到了“去野”的牌子。推开门进入小院,里面有种荒芜处蕴藏着无限生机的模样。院子不大,却自有一番天地:墙角边,野草恣意地蔓生着,几丛叫不出名的矮灌木绿得深沉,角落里甚至搁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老自行车,车筐里竟也探出几茎倔强的绿芽。

而屋里又是另一番光景了。目光所及,尽是被岁月浸染过的物什。墙边的木架上,整整齐齐又似漫不经心地码放着磁带,那些印着模糊歌星画像的封套,已然泛黄卷曲。还有两只小猫蜷缩在椅子上,睡得浑然忘我,肚皮随着呼吸轻轻起伏,对周遭事物毫不在意。空气中,弥漫着醇厚的咖啡香,午后的阳光恰好,透过窗棂,在布满划痕的旧地板上投下安静的光斑。

老板姓蔡,朋友叫他阿蔡叔叔,我便也跟着这么叫。我点好咖啡,他让我

坐下等会,告诉我可以点歌。我看了看歌曲目录,“就这首吧,《山丘》。”我指着歌名说道。阿蔡叔叔正准备着滤杯的手微微一顿,抬头看了我一眼,那目光里倏地掠过一丝极淡的、难以捕捉的微澜。“好。”他只说了这一个字,却又像是说了许多。

不一会儿,阿蔡叔叔将冲好的咖啡端到我面前,褐色的液面兀自旋着细沫,蒸腾出椰果般的馥郁香气。他自己却抱臂倚在老旧的音响旁,目光投向窗外那方小小的院落,仿佛要穿过眼前的葡萄藤,望回许多年前去。

他顿了顿,像是在挑选合适的词句。便讲起了多年前沿街巷摆摊的故事,很多文艺青年会过来打卡,摄影师也会拍一些好看的照片,他们进群可以挑选属于自己的记忆。他翻开相册,里面是不同角度拍摄的咖啡车。照片都很简单:冒着热气的咖啡杯,阳光下舒展的绿植,或是趴在车上打盹的小猫。

“慢慢地,人多了起来。”他的声音平稳,“有人来喝咖啡,也有人就是为了坐

会儿。”

“最后选了这里。”他看着小院,“院子安静,租金也合适。”

“现在这样挺好。”他最后说,“做自己喜欢的事,也有人愿意来。”

是啊,城市日新月异,高楼拔地而起,道路越来越宽,人们步履匆匆。然而,总需要一些像阿蔡叔叔这样的人,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,为我们守住一点慢的、旧的、质朴的东西。那是回忆,是让我们在疾驰中,偶尔可以回望的坐标。

夕阳正给院落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。那首《山丘》早已放完,空气中似乎还盘旋着那句“还未如愿见着不朽,就把自己先搞丢”的余韵。但此刻我心里,却并无多少悲情,反而被一种暖融融的充实感包围着。

我知道,明天,当城市再次陷入周而复始的繁忙时,这个小小的院落依然会在这里。有咖啡香,有老歌,有慵懒的猫,有一个愿意为你讲述曾经种种和城市老时光的主理人。他和他所守护的一切,本身就构成了这座城市里,一座最温暖、也最坚定的山丘。

城南旧食

■ 郝咏佳

一块砖,一片瓦,一抹特定角度的余晖,自小生长到大的城市里,总有一些融入骨血的回忆。

辞职之后,我把档案转回家乡的人才中心,恰巧,那条路上有我的母校,我曾在这条街上,穿梭过整整六年的时光。

倘若陷入回忆,最美好的追忆大抵就是再吃一遍当年吃过的食物。

我先循着记忆去了原来那家烧饼店,那里有我念念不忘的甜味。那是一家连锁的烧饼店,大学毕业后,我也曾在别处看到过其他分店,抱着期待进店想追寻曾经喜爱的味道,却发现那家店只是挂名,除了烧饼,其实主营的是面条肉夹馍之类,老板告诉我没有我想要的口味,我只好悻悻离开。我心想,原来这是一家“假”的烧饼店。

几年前,我惊喜地发现小区楼下也开了一家同名的烧饼店,那店铺非常大,我想这开业应该是“真”的了,迫不及待等到开业,却发现悬挂的众多花式馅料招牌中,没有我想要的味道,我还傻傻地问“只有你们这一家不做花生馅

的吗”,回复是“我们从来都没有卖过花生馅的烧饼”,那一刻突然意识到,原来当初学校旁边的烧饼店,也是“假”的。我站在路边,十二年过去了,时移世易,我再也吃不到当初最爱的“花生馅”烧饼了。那甜甜的味道,或许永远消失在时光的洪流中了。

无意之间,我看到了一家麻辣烫小店,我微微有些怔神,电光火石之间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念头。缓缓走进店面,穿着皮布围裙的大爷热情地招呼我去拿菜,我忍不住扬起唇角。大爷的脸庞因为风吹日晒而泛红粗糙,大手也因为总是接触汤汤水水而粗糙膨胀,却与十二年前的面容身影重合。

那个时候,为了攒钱买杂志,每天十块钱的午饭钱,我硬生生能省下八块五。一块五如何能吃饱饭?全仰仗这家麻辣烫小摊,当初还没有店面,大爷推着一个流动麻辣烫小车,无论寒冬酷暑,风雨无阻地出摊,让我也得以买上一块钱金丝面和五毛钱小白菜的午饭去填饱肚子。

还记得那一年冬天,放学时小摊旁

总会一窝蜂涌来很多学生,大爷穿得很厚,衣服因为油污导致有些地方油光发亮的。我第一次买一块五的食物时还特别羞愧,因为这么少的东西同样需要打包的纸碗和筷子,怕人家不愿意卖给我。大爷却没有不高兴,还笑着问我能吃饱吗,还吃点别的啥好吃的呀。我渐渐放心大胆地每天只吃一块五来攒钱,日子久了,大爷似乎意识到一块钱的金丝面就是我全部的午饭主食,于是有一次在我感觉自己吃撑了之后,意识到了来自大爷无声的关爱。

麻辣烫的热气氤氲了镜片,我看到店里的角落有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在玩布娃娃,她甜甜地时不时喊着爷爷,大爷的两鬓长出了白发,虽然略显苍老,但衣服上已不见油污,店面虽小,却干干净净,井井有条。

我吃了好大一碗麻辣烫,我已经想不起记忆里的味道了,可它是如此温暖,如此暖心。让我辞职后略显迷茫的不安思绪,顷刻间得到抚触。

一切都会好的,一切都会有的。生活会不会亏待脚踏实地的奋斗者。

古镇理发夫妻

■ 毛建良

早上六点,马厍古镇西侧红马办公楼旁的民居店面里,“煜生美发店”的灯准时亮起。六十二岁的陆煜生手握剪刀,发丝在指间簌簌落下;六十一岁的妻子沈红珍在一旁娴熟地调配焗油膏,然后为顾客焗油,洗发。这对理发主理人用最朴素的方式,守护着古镇的烟火温情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十六岁的陆煜生走进马厍村大集体理发店当学徒。“先从扫碎发、擦推剪开始,师傅理发时就在旁边盯着,晚上对着假人头练手。”回忆往昔,他的眼神依然专注。两年后村里的理发店关闭,他跟着理发出身的父亲回家继续学艺。父亲握着他的手教推剪技巧,更将“理发要对得住良心”的教诲刻进他心里。

二十五岁成家后,陆煜生在家中立起理发招牌。后来,为了让客人有更舒适的空间,他将店搬到现在的住处,这一守又是二十多年。“那些年天不亮就起床准备,生怕耽误了客人。”正是这份质朴的坚持,让他在马厍的理发行当里扎下了根。

眼见丈夫终日忙碌,妻子沈红珍主动提出分担:“我学焗油、洗发,给你搭把手。”自此,夫妻二人形成了独特的配合:陆煜生专攻剪发造型,他手下的平头棱角分明,老式发型原汁原味;沈红珍则精研焗油洗发,她调配的染膏让不少搬迁他处的老人仍要专程回来,“就为这头发黑得自然”。

“他剪得精细,我焗得仔细。”沈红珍望着忙碌的丈夫,轻声说道。老顾客常打趣:“在你们这儿,头发能从黑剪到

白,再从白焗回黑。”这份默契更体现在对价格的坚守上——当周边理发店涨到二十元以上时,他们仍保持着十五元剪发、三十元焗油的价格,八年未变。“都是老熟人,涨价心里过意不去。”陆煜生搓着满布老茧的手说。

随着马厍赛艇小镇成为旅游新地标,这家老店意外成了游客探寻的“宝藏”。年轻游客好奇传统理发,沈红珍便热情演示焗油流程,陆煜生则在一旁讲述古镇变迁。临走时,游客们不仅顶着精神的发型,还带着夫妻俩手绘的“古镇美食地图”,感叹道:“这趟旅程最温暖的,是遇见了你们的理发店。”

对本地人而言,这里更是情感的归宿。马厍西北面车花村的孩子理发哭闹,沈红珍总会变出糖果安抚。从马厍及周边村落搬走的老街坊,更是这里的常客:搬去曹桥的高大妈每隔两月必定坐公交回来,“不让老陆理发,不让红珍焗油,心里就空落落的”;马厍西边王家浜村落搬到元通集镇的陆大叔开着三轮车赶来:“镇上理发师理不出我们习惯的样式,没这儿子细,所以我还是喜欢叫煜生来理发。”

暮色渐深,理发店的灯光在古镇的烟火气中,依旧温暖如初。陆煜生为最后一位顾客理完发,沈红珍细心掸去客人颈间的碎发。“你们在这儿,马厍就还是那个有人情味的古镇。”老人的话语简单,却道出了这家小店存在的全部意义。

剪刀轻鸣,焗油飘香。这对理发主理人用几十年的坚守,让古镇的烟火气在每一次修剪中延续传承。

巷口的“铁板王子”

■ 张可心

“铁板王子”姓刘,是河南周口人,高大朴实,沉默寡言。至于他为什么跨过山水来到这里开一个铁板烧烤的小摊位,是一个谜,就像城市里无数个这样的摊位一样,没人问过,自然也没有人知道答案。人们会在寒冷的冬夜,簇拥在街口的亮光下,拨开充满烟火味的热气,问他烤面筋多少钱一串,炒米粉多少钱一碗,要付多少钱,他总是在白T恤外面套着一件黑围裙,手上飞快地在那边的炭火上加上一串,这边往锅里抓进去一把粉,用那被烟熏得有点含糊的口音——作答,手下丝毫不乱。

只需要在寒风里稍稍等上一会儿,一碗锅气十足的炒米粉就翻腾着出锅。他用的小纸碗,比市面上常见的要大一圈,即便这样,装完也满得溢出来。这样一大碗热腾腾的米粉,只要八块钱。下班晚的时候,饥肠辘辘,再要上两三个铁板烤串——香喷喷的烤面筋,烤鱿鱼或者烤里脊,刷上咸香四溢的酱料,装在塑料袋里,浓厚的酱汁都挂上面,热气儿仿佛能透出来。拎着这样两袋子美味回家,走一路香气吸了一路,再冷的夜晚,西风都作东风了。

“铁板王子”的生意日渐红火后,组织起了微信群。人丁兴旺,甚至已经拓展到了二群。用现在时兴的互联网术语来说,这叫社群运营。前几年的冬天,我常常路过他的摊位,因为晚上家人留饭,所以总是匆匆路过。后来开始独居后,每天都要琢磨晚上的饭食,于是也成了“王子”的常客,成功跻身核心用户,成为“王子铁板2群”的一员。王子在群里,每天播报出摊的时间,汇报

摊位的位置。而我们这群散落在附近社区的食客,也变成了对花朵趋之若鹜的蜜蜂,每天在群里嗡嗡地催促着:“今天什么时候出摊啊?”“哥,能再等我一会儿吗,我马上就!”“明天风大,王子多穿点。”

“王子”的群,也毫不意外地成了周围居民交流群,甚至比正经的社区居民群还要活跃百倍。有人发招聘广告,有人交换闲置物品,还有人聊聊郊区哪个景区值得周末一去,“王子”不出摊的时候,群里热闹程度也丝毫不减。“王子”出摊的时候,也有一圈人围着,线上线下都是一样的热火朝天。而“王子”本人,却依旧是沉默寡言、有问必答的“王子”,兢兢业业地满足着每一个食客的深夜之胃。

去年一月,群里张灯结彩,大家互相道新年快乐。春节时,“王子”回了老家,团圆的人们也各自有了自己的菜肴。一直到三月,“王子”都还没回来。陆续有人在群里问起来:“哥,什么时候回来,想你了。”“王子”回复道:“过两天过去。”也许,敏锐的人从这句话中便会发现,他用的是过去,再也不是回来。沉寂了几周后,当春暖花开的时候,“王子”在群里发了一条告别的消息:“兄弟们,我要换个地方了,后会有期,再见!”

大家纷纷向他不舍地告别:“老板,江湖再见,祝你前程似锦。”

随着“王子”的离开,群里也渐渐冷清,如今鲜有人说话。

人间聚散的感情不多,但以此文,记录曾经用一碗人间烟火,连接起许多人孤单夜晚的平凡英雄。

下期话题预告

有些话,我们藏在心里很久,却从未说出口。夜深加班时保安大叔亮着的一盏灯,是邻居送上的新鲜蔬菜,是同事默默帮你带的那杯咖啡,是父母电话里那句“都好,别担心”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,却常常忘了表达;我们习惯了被爱,却忘了说一声“谢谢”。不知不觉中,2025年已经接近尾声,《城市·笔记》发起特别征集——《那些没说出口的感谢,文字替你抵达》。写下这一年在你心中未曾好好道谢的人:一个陌生人、一位老友、一个亲人,或是一座城市给你的温柔。不必华丽,不必煽情,只需真诚。也许你不敢当面说,那就让文字替你抵达。你的故事,或许正是别人心里那句迟迟未说出口的“谢谢”。本次征稿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25日,字数1000-1300字,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